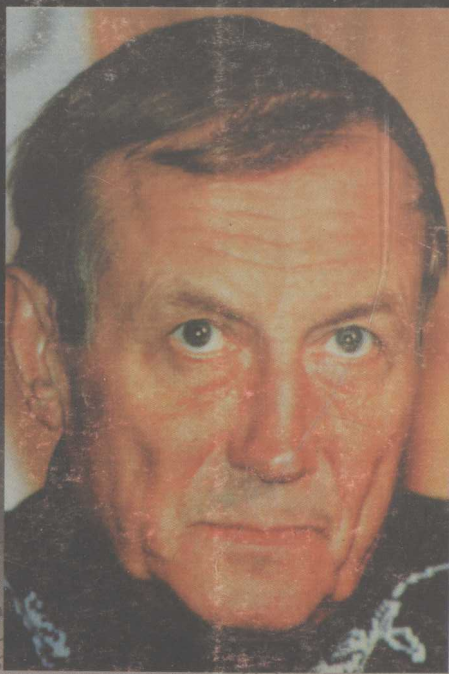


[俄] 叶·叶甫图申科 著

作者授权太白文艺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出版

叶甫图申科诗选



蒲一平 译
萧重声 校

太白文艺出版社

[俄] 叶·叶甫图申科 著

叶甫图申科诗选



蒲一平 译
萧重声 校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叶甫图申科诗选

(俄)叶·叶甫图申科 著

蒲一平 译

萧重声 校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5插页 178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667-X/I·574

定价:12.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21)

作者及诗作简介

被誉为俄罗斯当代诗圣的叶·叶甫图申科，1932年生于东西伯利亚的季马镇，笔耕诗苑近50年，才华横溢，文笔犀利，见解独到，振聋发聩。从1950年到1995年诗作共计255首，20000余行，1995年以《我中我》为名全集出版。曾任《新世界》主编，参予俄国文艺界领导工作。现任美国人文科学院名誉院士和欧洲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从事诗歌研究及各国文化交流事宜。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诗人提供的《我中我》原本翻译的，共计80余首，包括作者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和重要作品。作者亲自授权太白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他的诗作，并专门为这一中译本写了热情洋溢而又中肯深刻的序言。

+ +
+

Нет, мне ни в чем и нет половины!
 Мне - вот на что, земля всю положи!
 Пусть и жем, зрели лавины -
 Нет, не соглашусь на весть!

> Нет, жем, мне ты и забавно чаю!
 Все полнота! Мне это по плечу!
 Я не хочу ни половины еда!
 Не полнота, жем и жем!

Хочу мне половину той лавины,
 Не, безумно, жем и жем,
 Беспорядочный жем, жем лавины,
 Жем, жем и жем жем...

Е. Е. Е. Е.



叶·叶甫图申科手迹

帝国的末日

——为太白文艺出版社中译本而作

[俄]叶·叶甫图申科

我很高兴为李白、杜甫的后代写这篇序言。

这篇序言后边应当加个问号。它有问号,但看不见。

1972年我心包炎强烈发作住进医院,几乎不省人事,在昏迷状态我开始拼命写作,虽然手臂无力,握笔都有困难,这样反而救了我的性命。我当时写的诗作中有这么几句:

不论我们何等英雄气概,
大家都把祖国狠劲洗劫,
战斗打得我们两败俱伤,
如罗马帝国自己把自己毁灭。
俄罗斯火箭轰鸣升空时,
下端喷出一团烈焰奇彩,

像罗马帝国葬礼的仪仗队，
灵幡伴着吼声在空中飘摆。

这些话在当时不可能付印，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没有想到，我半醒半吃中的话比常温常态中的话更有灵气。虽然我自己预见到苏维埃帝国会灭亡，但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着它灭亡。我属于推动俄国历史前进的人，好像推动陷在烂泥中的一辆卡车，但我们刚让历史的车轮滚动，它便从我们手中挣脱，抛下我们，疾速而咆哮着朝前驰去，像滚下山那样。历史不仅抛弃了戈尔巴乔夫，随他一起抛弃的还有我们大家。那滚滚车轮给我们溅了一脸脏泥，作为感谢和告别的礼物。

苏维埃帝国失去控制后撞在一座可怕的真空岩壁上边。帝国被撞成若干碎块，虽然地理位置没有挪动，但却在分崩离析中漂向不同的方向。这是一本帝国末日的书。书中有怀念，但却没有哭泣——没有对专制、新闻检查和集中营的哭泣。本书是对连水一起被泼掉的那个婴孩的怀念，是对我们那个有人样的但被打碎了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怀念。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否长出人样，还不得而知。至少眼下不太像。

对那虚伪的浪漫主义我不打算辩护，因为那是宣传机构用针管注射到我们身上的据说是善良的信念。但它的鄙劣比起门格尔医生毫不逊色。凡是拿活人当兔子一

样进行的任何试验，绝不当给予辩护。但我不喜欢人们嘲笑我们的理想——哪怕是被打碎了的理想。不错，悲剧可以变成喜剧，但喜剧也可以变成悲剧。

很遗憾，俄国人民被假共产主义革命蒙蔽了的希望，又被反共产主义的革命所蒙蔽。难道一切希望命中注定都要受蒙蔽？难道除去理想，除去受蒙蔽，人们无法生活得更好？这么一来，生命的意义又在何处——难道在于自然而然的生存？这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很难让人相信。

在假“改革”的幌子下进行的第二次俄国革命的下坡路，是在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他的历史吓破胆之前，在他企图躲进由他安插在身边的那些潜在政变分子网成的信息茧之前就开始了。依我看，下坡路是从萨哈罗夫的逝世开始的。为什么？因为萨哈罗夫是俄国政坛上惟一的一位让人在他面前感到惭愧的人。他死后这样的人就没有了。他是最后一位没有被玷污的理想主义者。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预见，一场“皆大欢喜”的天下已经降临。自由知识界企图“热爱”新政权，但怎么也爱不起来。他们看到新政权的拙劣、野蛮和僵化终于变成了严酷，便挥手告别，同它保持了距离，免得个人被染脏。是的，我们已经有了言论自由——也许这是俄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但很快政界却产生了抗体——蔑视言论自由的自

由。知识界脱离政权而获得了自由,政权也感受到摆脱知识界的自由。从此以后,无论何人侮辱政权,知识界已不再感到羞耻了。这就是结局。

改革良心的任务不比改革经济更容易。我们需要的是人,是在别人面前有羞耻感的人。这就是本书阐明的宗旨。

本书谈到了政治,也谈到了上帝,谈到了爱情。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爱心,我们的任何政治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浪费时间,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犯罪。

莺歌毕竟比一切革命歌曲、军队进行曲和一切国歌都长寿。

俄罗斯历史的面貌不是其政治家的面貌,而是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的面貌。

中国历史的面貌正是其政治家邓小平所代表的致富中的全体中国人的面貌。

1997年7月于莫斯科

你们为什么这样哭泣？

——《我中我》原序

[俄]叶·叶甫图申科

我们人类经历过为期待艺术而活的时代。这种期待像一块磁铁从大地深处吸出诗歌。然而眼下很不幸，我们面临的时代除了龌龊很少有人寄希望于生活。人们对政治和文学普遍失去信任。

当代世界政治家的诸如此类的格言几乎难以让人一一记住：“每个民族要么有一个为其服务的政府”，“要么有一个正在腐败的政权”，“绝对的政权只会绝对的腐败”，或者“别问自己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问你自己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巨大的震撼，我们只需要伟大的俄罗斯。”当我们的政治家讲的话人们连一句也记不住的时候，还能再信任他们吗？

很遗憾，从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很难找到让人刻骨铭心的佳句，像莎士比亚的“我们选择降还是战？”普希金的

“我永远留恋奇妙的瞬间”，艾立奥特的“世界就如此完蛋，世界就如此完蛋，世界就如此完蛋——不是一次爆炸，而是一声叫喊”，聂鲁达的“儿童的鲜血不论流在何地何时，仍是儿童身上滴出的血点”。但诗歌毕竟不同于政治，它仍然受到人们的信任。

也许正因为不热衷于阿谀奉承，诗歌才得以生存下来。

作家好比医生，他很难治好不相信他的人。

当今盛行一股把艺术变为娱乐业的潮流，而诗歌这个文学品种很少受到艺术麦当劳化的影响，它倒像被人遗弃的无人收留的孤儿四处流浪。

如果我们的书店书摊只摆放一些文学“汉堡包”，那世界所有民族中独具千秋的彩虹，就会被全球的混浊轻而易举的一口吞没，就像电视录像上开普兰拳击手吞掉一只花花绿绿的热狗一样。

20世纪是个人理想销蚀衰败的世纪。今天不仅在俄国，就是在那些不知道排队为何物的国家，如果商店柜台“出售”理想主义，也许马上会有精神饿汉排起长队。假若没有人排队购买理想主义，那就大糟特糟了。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因为缺乏理想而难过，相反，这种缺乏正使得他们的生活过得更舒坦，使得他们免遭良心的折磨和恼人的失眠之苦。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人不需要诗歌，意味着在诗歌领域中存在着一种病态的无所作为？或者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病态？不会欣赏诗歌的人根本没有，只是这种欣赏能力需要激发，需要启迪。

要做伟大的诗人或者诗歌的伟大读者，起码首先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萨拉热窝的枪声不仅是射向过去的理想，而且也是射向未来的理想。人的理想遭到毁灭时随其一同毁灭的还有与人生结缘的诗情，而身遭厄运的诗情只会变得对人更加迫切而必不可少。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此时此刻已回到萨拉热窝，正像分裂主义者的幽灵已进入作案现场。然而这不仅仅是个幽灵。一场未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全世界范围进行。这是一场鄙俗反对精诚的并已获胜的人类战争。这场战争的前线不依国界划分，它超越了一切国界。美国的知识界从本国的鄙俗中受到的苦楚不比我们从美国的和自己的鄙俗中受到的苦楚少。用不着煞费苦心的盲目排外，一味责怪西方输出鄙俗。我们俄罗斯人不仅输入别人的鄙俗，而且不遗余力地输出我们国产的鄙俗：政治人物的旋木套像，戴布琼尼革命帽的脱衣舞，克里姆林宫丧伦乱性的畅销书，偷鸡摸狗的摇滚乐队。

俄国舞台歇斯底里的演员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演得令人恶心时，总要叫骂外国佬在莫斯科的下流举动。

对此我免不了伤心长叹：我亲爱的同胞，难道你们自己没有哼过低三下四的媚人小调，穿上超短裙大摇大摆的商界女流没有露过丑态，你们自己的行为没有给莫斯科涂黑抹脏？

俄国知识界一直同新闻检查制度做斗争——开始时同沙皇的新闻检查官斗争，后来又同严酷得多的苏联新闻检查官斗争。说来令人不可思议，新闻检查官在查禁国产的许多优秀书籍的同时，也堵禁了西方庸俗读物的洪流入侵。除个别例外，外国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品都在我国出版发行，因而我们抓住这根稻草飘飘然地把隐藏在铁幕后边的其它一切神秘而误人的东西统统理想化了。

当新闻检查制度的大坝被历史的功德冲垮时，向我们潮涌而来的不是我们翘首以待的西方艺术精品，而是影视业大众化文艺的滔滔巨流，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连根冲掉，其中也包括热爱诗歌的传统。

如果说鄙俗会长期存在，那么反抗鄙俗的斗争也会长期存在。为什么？因为一旦人失去自在的诗情画意，便不知不觉中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然而世上最坏的人却依然本能地只想做人。

诗歌不是简简单单按韵律写成行的文字。诗歌散落在生活中，就像上帝游荡在人间，而不仅仅坐在神龛。

很久以前我经历了另外一种风格的人生。我来到哥伦比亚印地安人居住的村寨。他们以猎鳄为生，客人对他们如同圣人。他们欢迎我时拼命击鼓，披头散发，哭成泪人。

“你们为什么这样哭泣？”我讶然发问。

“因为你以后还要走。”印地安人回答。

我离开村寨时他们仍然击鼓相送，但这次很欢快，不悲怆。他们在自己的头发上涂上白道，尽兴起舞，把我也拉到爽心悦目的舞圈中去，孩子般地纵跃篝火。

“你们为什么这么高兴？”我问。

“你还会再来看我们的，我们正为这种希望而快乐……”他们回答。

这些印地安人不懂格律、隐喻和加辅音的修词法，但就理解人生的精诚而言他们都是诗人。

生活中的诗歌比写在纸上的诗歌浓烈得多。

我们当诗人之时，正是我们喜欢乘兴断续哼出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的词语之时，或者是把呻吟变作甜丝丝的音符大声吼出之时，或者是在抢救溺水者正口对口地吹到最后一股氧气之时，或者是伸出被拥抱弄得乏困的手在心爱的人身上漫游，忽儿用手指触摸波浪起伏的咯咯作响的骨骼，忽儿触摸像宝石一样珍贵的胎痣，忽儿触摸皮肤上柔嫩得像鲜桃上的绒刺似的金色汗毛之时。我

们当诗人不仅仅在于我们善于用美词妙语表述人生真谛，而首先在于我们善于捕捉声音——在火车上或饭馆里听到邂逅之人诉说苦衷，或听到新生婴儿落地支援人类大军的第一声啼哭，或听到森林的绿色合唱，大海的带有咸涩之味的高歌，或听到落难海滩的大鲸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呼啸，或听到四面八方随处可见的麻雀的嘁嘁喳喳的嬉闹——这种嬉闹带给人生的美超过了夜莺那像露珠滴落一般浅吟低唱的歌声。

驯兽员有一个特制的小哨，他们用它给动物传递信号。这种哨音观众和驯兽员都听不到——因为它是靠难以捕捉的频率工作的。诗歌就是听觉的精诚。这种精诚能帮助你听到这样的微音，就像老虎的金耳能听到落在它的身上歇息的蜻蜓振翅欲飞的声音。

一旦我们把贪婪的统治人民的权欲摆在神圣的言论自由权之上，把恐怖摆在良心之上，把金钱摆在书籍之上，把淫荡摆在爱情之上，把马屁精摆在真朋友之上，我们就不再成为诗人。如果我们憎恨良知，忌妒良才，撒谎造谣，当死官僚，说下流话，我们不但不再成为诗人，而且再也讲不出任何一点温存礼让的东西了，因为我们的舌头会变得又粗又硬，如驴蹄含口。

诗歌就是诠释人生的精诚。很遗憾，具有这种精诚的人除少数例外，都避免把从政当作自己的职业。我想，

今天的政治家之所以解决不了国内的和全球的许多复杂问题，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精诚——这是曲折迂回走出迷宫的惟一途径。如果这件大事还关系到我个人的作用，我倒甘心情愿向包括商人在内的三教九流的人，首先当然向我们的政治家开设诗歌讲授课程了。

正是诠释人生的精诚这一点曾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预见地向俄国和人类发出警告，说苏联有出现斯大林式集中营的可能，柬埔寨有出现波尔波特式集中营的可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出现红色旅的可能。然而俄国和人类都不愿听取他的诤言。聆听人生精诚的能力更是难能可贵。

我不相信有人讲的下面这些话有道理：

“我不崇拜诗歌，我只喜欢小说，诗歌我读不懂……”

我相信这样的读者也不会读小说，只会跟着故事情节跑，失去玩味那语汇魔术般组合中的隐情喻意。伟大的散文和伟大的诗歌正是靠这种手法敲开读者心灵之窗的。

真正的读者打开一本书正像切开一个西瓜，丰满欲滴的红瓤上蒙着一层雪霜，滑溜溜的黑瓜子好像一群小鱼正从里边跳出来，而真正的读者这时既不失其味，也不忘其香，正是这种美味芳香组合起来构成了人生最有价值的情怀。许许多多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的问题和像从

娘胎里刚啼落圣土的婴孩一样新鲜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一个远古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防止反抗暴虐的起义者当权后不再变成新的暴虐？至于未来将会产生的种种新问题无须我们猜度了。我想只有人类精诚的母亲——诗歌，有助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愿意相信，凡是把普希金的“我把你爱得如此坦诚，如此温存，像上帝教人以爱那样爱你”的诗句像祷词一样重复的人，他自己永远也不会侮辱妇女的。我愿意相信，凡心里装着被法西斯杀害的费得里科·加西亚·洛卡的人，他自己永远也不会当法西斯分子的。我愿意相信，凡是瞧着家里挂的照片上的亲人的人——发现其中有的亲人已被身穿条状睡衣的官僚主义者帕斯切尔纳克用钉书针钉死，这种人自己永远也不会去当官僚主义者。

进行诗歌教育是拯救我们的儿童的良方。愿耶稣同我们站在一起，挥鞭抽打那些充满了污秽下流的电视节目，例如在寺庙里做生意的场面。愿我们丢人现眼的蓝色荧光屏为我们的孩子流出神圣的诗歌泉水，让孩子的灵魂免遭各种邪念诱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位向自己的摇篮婴儿读诗的母亲，诗歌就不会死亡，因而诠释人生精诚的意向也不会死亡。

1995年7月15日